

淺談臺灣的母語文學

文·圖片提供／方耀乾
(臺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)



▲荷蘭語(左)新港語(右)馬太福音——1661年。



▲臺灣府城教會報第一期——1885年。

迪民眾與教內的聯絡，不過，連帶的也帶動了語言書寫的革命。

所謂白話字，乃是一種以拉丁字母書寫的閩南語的書寫系統，為19世紀由基督教長老教會在福建廈門所推行的文字，在1860年代傳到臺灣來，外界稱為教會羅馬字。白話字書寫到了1920年代有了初步的文學成果，譬如賴仁聲的《俺娘的目屎》、鄭溪泮的《出死線》等白話字長篇小說，以及蔡培火的散文集《十項管見》，皆於此時出版。

另一條幾乎與白話字平行，而沒有什麼交集的臺語書寫運動是1930、31年，由黃石輝與郭秋生引爆的臺灣話文運動，提倡用臺灣話文來創作鄉土文學。這次的論爭大約從1930年8月到1934年4月為止，將近4年，目的是從普羅大眾的角度出發，反抗日本文化的殖民和中國白話文的階級性，以臺灣一般民眾最容易理解的話文來啓迪民智，提倡「用臺灣話做文、用臺灣話做詩、用臺灣話做小說、用臺灣話做歌曲、描寫臺灣的事物」，鼓吹扎根本土的鄉土文學。後來演變成支持臺灣話文派花功夫在臺語漢字造字的問題上，反對臺灣話文派則鄙視臺語，以為無法成為文學語言，而且在無法普及整個中國等問題上打轉；再加上臺灣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政策，官方禁絕報紙刊登漢文欄，致使臺語文學的成

臺灣的母語文學，一般來說，指的是用臺語、客語，以及南島語所寫的白話文學，但不包含以華語書寫的文學。其中以臺語書寫者占最大宗，客語次之，南島語更次之。

臺灣第一次以母語來書寫要算是新港文。時序要推回十七世紀荷蘭人占領臺灣的時期。當時據臺的荷蘭人為了傳教與教育臺南附近的南島語族，以拉丁字母(羅馬字母)為西拉雅族(Siraya)的語言設計了書寫文字，並且設立教會、學校，教授這套文字，這就是後來所習稱的新港文字。由此可知，第一套用來書寫臺灣母語並且教育臺灣子民的文字系統是羅馬字，而不是漢字。

可惜的是，後來鄭氏王國與清帝國墾殖臺灣，漢文化強力移植臺灣，原本的新港文教育和南島文化逐漸灰飛煙滅，只留下一些以新港文書寫的契約與基督教義問答、祈禱文，以及《聖經》的翻譯(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1961年所出版的《馬太福音》)。

真正第一次的臺灣母語白話文書寫運動，應該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。嚴格來說是從1885年7月由巴克禮(Thomas Barclay)牧師創辦的《臺灣府城教會報》正式開始的。它是臺灣的第一份報紙，完全以臺語白話字印行，自此臺語白話文才正式有發表的園地。雖然它的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義、啓



▲《臺文戰線》成立大會。

果乏善可陳。

戰後，由於228事件的爆發，以及1949年之後的白色恐怖專制統治，國語政策的打壓，臺灣母語文學運動遲至1980年代才出現。隨著1970、80年代在政治上呼求民主、自由，解構國民黨專制集權愈加殷切，對建立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和獨立性有強化作用。

80年代「臺灣文學」正式浮上檯面，「臺語文學」的名號也在《臺灣新文化》、《自立晚報》等報刊和作家宋澤萊、林央敏、胡民祥、黃勁連、林宗源、向陽，學者洪惟仁、鄭良偉等人的鼓吹之下，於1987年解嚴後，拿掉「方言詩」的頭箍，揚起母語文學大旗。

解嚴後，更有大批作家、學者投入臺語文學建構的行列，如鄭良光、陳明仁、廖瑞銘、林錦賢、許極燉、陳雷、李勤岸、呂興昌、張春風、莊柏林、楊允言、方耀乾、蔣為文等。重要的臺語文雜誌有《臺語文摘》、

《蕃薯詩刊》、《茄苳》、《臺文罔報》、《菅芒花詩刊》、《島鄉臺語文學》、《臺灣e文藝》、《海翁臺語文學》、《臺文戰線》等。

戰後較重要的臺語作家有林宗源、向陽、宋澤萊、林央敏、黃勁連、陳明仁、胡民祥、陳雷、李勤岸、沙卡布拉揚、莊柏林、林沈默、方耀乾、胡長松、路寒袖、周華斌、張春風、王貞文、陳金順、林文平、藍淑貞、周定邦、陳正雄、崔根源、清文、Voyu Taokara Lau、柯柏榮、張德本、陳秋白等人。

此外，1988年12月28日，上萬名客家人走上街頭爭取客語發音權，訴求(1)全面開放客語電視節目；(2)修改廣電法二十條對方言的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；(3)建立多元開放的語言政策。此運動開啓了客家族群的語言意識，以及以客語創作文學的契機。較重要的客語作家有杜潘芳格、黃恆秋、葉日松、曾貴海、范文芳、邱一帆、

劉慧真、張芳慈、利玉芳、陳寧貴、龔萬灶、江嵐等人。相對的，南島語作家則顯得相當沉寂，只有娃利斯羅干、夏曼藍波安等人。

世界上的文學作品大多數以母語寫就的，然而在臺灣卻反是。在臺灣，以臺語為母語者占臺灣總人口的73%，以客語為母語者占13%，以南島語為母語者占2%，但是以臺灣的母語書寫的出版品卻占不到1%！這是臺灣的不幸，卻是臺灣的歷史使然，臺灣的政治使然，要回頭恐怕已百年身。幸而還有一部分作家認知到「語言亡，文化亡；文化亡，族群亡」的道理，在充滿敵意的崎嶇小徑上踽踽獨行，在充滿荊棘的荒煙蔓草中匍匐前進。他們沒有掌聲，不可能名就，也不可能利達，有的只是一顆愛鄉愛土，不捨先祖遺留下來的文化瑰寶斷送在自己這一代的高貴情操罷了。且讓我們給他們一些掌聲，感激他們為臺灣留下「祖先的聲音」。



▲《臺文戰線》第4期封面。